

延安看车人

孟石代

对延安精神我一直怀有膜拜之情，对陕北农人心怀敬畏之情。这种感情随着对延安渐渐熟知，愈加浓烈。当我站在延河边沐浴着延河徐徐微风的时候，内心是满满的幸福。

那天，我们来到延安时已是暮色苍苍，华灯初上，大街小巷一派热闹景象。

我们在城乡结合部一家个体旅馆安顿住下。习惯于吃扯面的友人嚷着要找面馆。一位约摸七旬的老人迎上前，热情地与我们搭讪，主动要带我们去吃家乡正宗臊子面。我们随他而行，老人腿脚麻利地在小巷中穿梭，我们都有点跟不上了。

不一会儿，老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岐山面馆。他用苍老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在这里吃吧！这是地道的关中面！包你们口福！”

我们想请他一同就餐，他执意不肯。说话间，老人出门依偎在饭馆门口小树旁，取下搭在肩上的旱烟锅，悠闲地抽起来。

我们居住的地方说是旅馆，其实是只有五个窑洞的农家院，没有围墙。吃饭时有的朋友为初到的仓促决定而埋怨，大家都为车辆安全而忧心忡忡。同行的老人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就在这个村子里，给我一张床，晚上我给你们看着，赶路乏了，你们好好休息吧！”

我说：“老人家，天凉。您怎么能睡在外面呢！快回家休息吧！”老人抬头看着我：“怎么不放心我老汉？睡哪里都是一夜。每日三餐，三尺床足矣！你们年轻人身子骨软，早点休息吧！”说着他跟老板要了一张钢丝床，开始自己搭床铺被。

看到老人如此执意，我们也就遂了他的愿，帮他收拾好床铺，各自休息了。

关于车的安全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。

延安的秋夜宁静而安详。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上，银色的月光，好像给农家院铺上了一层白霜。一阵风打破了夜的寂静，清清的延河水哗哗地流着，像一曲夜的奏歌。

当我们清晨准备出发时，来到院子，不知什么时候那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已经早早走了。我问窑洞主人老人的去向，想表示谢意。窑洞主人对我们自豪地说：“不要找了！他不会要你们钱的。他是我们村子里心肠最好的老人，常年自愿帮助来延安的游客，人可好了！”

我们这才知道老人清晨离去的缘由。

风和日丽游历延安，让我们久居都市的蜗居客感受到了陕北山野的广袤，陕北农人的豪放，陕北民魂的坚毅。依依惜别圣地宝塔，游历之情荡然胸怀。车中的陕北民歌悠悠响起，美妙的节奏渐渐地进入我的灵魂。陕北这个曾经经历枪林弹雨、战火纷飞的苍茫大地，满山苍翠，山花灿烂。我心目中最灿烂的是那慈祥、憨厚、沧桑的笑脸，让我的内心时时敬畏。

岁月流泻，记忆模糊，巍巍高楼我不曾赞叹，那亲切的陌生面孔却时常萦绕在我的梦境。那难忘的老人让我久久回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清晰。

远离都市喧嚣的陕北老乡身上依然绽放着浓浓的忠厚之花，让我们感受到朴素的美丽。“把别人放在心上，把他人当亲人。”这就是延安老人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缘由吧！这就是当年红军为何选择留守延安的秘密所在吧！

梅雨，古代称黄梅雨，是初夏江淮流域经常出现的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。早在汉代，就有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。晋代已有“夏至之雨，名曰黄梅雨”的记载。唐宋以来，一些诗词对梅雨更有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描述。梅雨时节，翻阅唐诗宋词，于古人诗词中细品那绵绵不绝的梅雨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中唐诗人王建的《江陵即事》可以说是唐代早已流传的一首“梅雨诗”：“瘴气梅雨不成泥，十里津楼压大堤。蜀女下沙迎水客，巴童傍岸卖山鸡。寺多红药烧人眼，地足青苔染马蹄。夜半独眠愁在远，北看归路隔蛮溪。”此诗首句是指在湿热瘴气笼罩的梅雨天，长江边的沙地却不会形成泥泞，又由于梅雨与洪水有缘，诗人便油然而生句：“十里津楼压大堤”。

“梅实迎时雨，苍茫值晚春。愁深楚猿夜，梦断越鸡晨。海雾连南极，江云暗北津。素衣今尽化，非为帝京尘。”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写的《梅雨》。“梅实迎时雨”，即指梅子熟了以后，迎来的便是“夏至”节气后“三时”的“时雨”。这个时节，阴雨绵绵，天地苍茫一片，梅雨有时一下就是十几天，甚至一月余。

北宋词人贺铸曾有词作《青玉案》：“凌波不过横塘路，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年华谁与度？月台花榭，琐窗朱户，只有春知处。碧云冉冉蘅皋暮，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词中名句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，将无形变有形、抽象变形象，飘逸灵动，短短数字，尽显梅雨季节之景象，贺铸也因此词名噪一时，人称“贺梅子”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众多描写梅雨的诗词中，南宋诗人赵师秀《约客》最为脍炙人口。诗人约客夜半未至，一个“闲”字，道出了他当时的闲适恬淡的心境。尤其是前两句，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典型的梅雨时节景象，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，长满青草的池塘边，传来一阵阵蛙声，成为传唱千古的佳句。

与赵师秀写梅雨截然相反，南宋另一位诗人曾几在《三衢道中》中写道：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明明是“梅雨”，如何变成“日日晴”了？原来，作者当时身在三衢道中，“三衢”即“三衢山”，在今衢州。赵师秀作《约客》时在杭州。衢州与杭州同属浙江，纬度相近，为什么一个“家家雨”，一个“日日晴”呢？正是因为梅雨不单有正常的梅雨，还有早梅雨、迟梅雨、特长梅雨、短梅雨，个别年份还会出现“空梅”。梅雨时节“日日晴”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
江南的梅雨，是一首千年写不完的诗。更有白居易的“青草湖中万里程，黄梅雨里一人行”；杜甫的“南京犀浦道，四月熟黄梅。湛湛长江去，冥冥细雨来”；柳宗元的“梅实迎时雨，苍茫值春晚”；苏东坡的“三时已断黄梅雨，万里初来船棹风”；梅尧臣的“三日雨不止，蚯蚓上我堂”；戴复古的“镊空白发愁根在，熟尽黄梅雨意深”。

掩卷凝望，窗外的梅雨仍在韵味悠长地洒落着，千年时光如烟似梦片片飞散，只有古人那些清新婉约、柔情似水的诗词得以永生，伴随年复一年的绵绵梅雨，穿越尘封旧事，与我们在尘世里相遇。

公元859年，日本王子来朝进贡。贡品是稀有美玉做成的黑白棋子。日本王子是围棋高手，要进行围棋访问友谊赛。唐懿宗选派国手顾师言与之对弈，以求一举夺冠，为国争光。

顾师言平时陪皇帝下棋，国内排名第一。他与日本王子过招至第三十三着时，出现了“拐羊头”胶着局势。虽胜负未分，但顾师言对取胜心中没底，怕失利有辱君命，遂借故暂时离开。日本王子在局前干等。

王子趁空问站在一旁负责外交接待的鸿胪官：“顾待诏的棋艺排名第几？”“鸿胪官急中生智，称：“第三。”王子问：“能否派第一的来对弈？”鸿胪官说：“王子需胜了第三，方能见第二。胜了第二方能见到第一。”王子遗憾感叹：“第三国第一，不如大国之小国，果然如是！”遂不等顾师言回来，收场了局，结束这次赛事。

这盘没有下完的棋局，就叫做“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”，被保存了下来，供后人研究。

戴着—副变色镜。培训中心除了潜水器材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深约6米、五十多平方米的透明水池。阿酷说，这些年，他设计并由国内船厂制造出了45米长、10米宽、排水量达500吨的专业潜水船。驾着它从上海出发，经过台湾海峡，到达南海，顶住七米高空风浪，再经马六甲海峡横穿印度洋，用了21天终到达马尔代夫。这是国内第一艘自己设计、制造并具有知识产权的潜水船。阿酷高兴地告诉我，现在他已经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、沈阳建立了潜水培训中心，通过一周理论、水池培训，掌握有关技巧，就可乘潜水船到开放水域深潜。已经有6000多人成为潜水员，最小的10岁，最年长的78岁。

临别之际，阿酷说，海底世界多彩而充满活力，但随处可见人类的塑料垃圾。所以，多培养一名潜水员，就多了一位海洋的保护者。

读4月30日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《礼仪教育不可缺失》后，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。这些年关于礼仪的宣传力度并不小，但是不少人仍然停留在“您好”“谢谢”等礼貌用词的初级层面。而对于如何规范个人的言谈举止，提高个人修养则尚嫌不足，以致还有不少人将人际交往中应有的礼仪一概视作“客套”“虚伪”而加以摒弃。个人以为，这与上海这个国际一流大城市的形象极不相称。现将国内外相通的部分谈话礼仪归纳于后，供读者诸君参考：

与人谈话时双眼应正视对方。可以用手势助说话，但切忌指手画脚，更不可以手指直指对方，以免使人感到你的粗鲁与浮躁。交谈时若非至亲挚友，不宜问及对方的私事，发现对方有不愿提及的话题时切勿穷追不舍。由于是聊天，故不可一人喋喋不休地逞能。若有见解相悖，只要不属大是大非，也力戒与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以免举桌不欢。

为找一首诗，翻遍书柜。拖出窝藏在地下室角落的大纸箱，扬起灰尘扑面而来，呛了好几个喷嚏。这栋房子里挤了太多东西，层层相叠，一擦擦纸箱，一格格矮柜，视之为财富的是逐次变黄变脆的书。

年少时坐拥书城是一个伟大的梦想。省吃俭用，零用钱全部存起来买书。

中年时坐拥书城是一种珍贵的奢华。书钱的总和超过用于服饰与美饗。

房子是两层楼，每层楼都有我随读随丢的书。加上从图书馆借来的，眼上是书，眼下也是书。书满为患的结果，就是将旧书打包收拢。别人的藏经阁在屋的最顶层，我的则是在屋的最下层——地下室。

地下室有十个书架放文学书，四个书架是佛学书，另有三个大书架摆放建筑类书籍。走入洗衣房，里面压着好几箱不常读的书。层层包裹后，早已忘了哪些书放入了哪些纸箱，因而突然想找本书，就得一一开箱查找，方才发觉，我竟藏了多得数不清的书。

不论日子多忙多无趣或是多欢乐，我习惯一有闲暇就拿本书来读。读几段文字，静默几分钟，再读几段，合上书，继续未完的工作。随手抽取书架上的书，总能发现有张书签夹在某一页中，页的空白处罗列着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圈点，以及当时阅读的感受与批注。循着那些或斑驳或鲜明的笔迹，很快就能回到当时读书的心情与彼时的生活状态。

有时人浴时捧书而读忘了时间，即有人猛敲浴室的门，唯恐我发生意外。当发现我是阅读过久时，总发出不可置信的怨怼声。无处不阅读，不会选地方阅读，是我永远也改不掉的陋习。

张潮“少年读书，如隙中窥月”的日子已是往事；我正走在“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”的岁月中，以后是否能如“老年读书，如台上玩月”般的清朗，我并不在乎，也不设定期望。读书乃天下下最快乐的闲定事儿，且读且走与文字同行，平淡中自得其趣。

旭日东升，夕阳西下。日追月，月追日。一个微光下的影子，在找一首遗落的诗笺。一回首，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。

找的是哪位诗人写的诗，诗中风月为何，老实说，我已忘了，只知在忙碌的寻找中，在仿佛可嗅得些微熟悉味的沉默纸张中，有我与灵魂相遇的秘密通道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2019年7月！一年过半了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花香果香中，茶香书香里，日子悄然远去。榴花盛放，木兰芳馨，绣球花朵缀满枝头。

感恩岁月的给予！我们与季节一起期待，经历，成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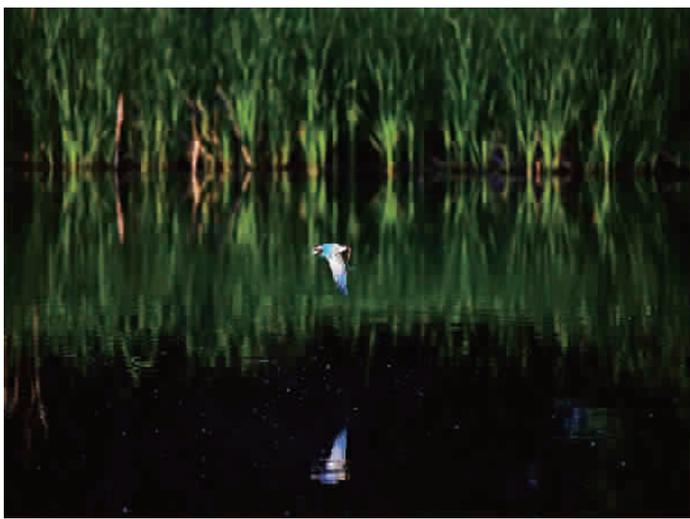
说说谈话礼仪

朱华荣

快乐的闲定事

俞益萍

静 (摄影) 傅强



千年残局

杨子明

七夕会



阿酷姓顾，他的香港朋友总把顾念成酷。久而久之，小顾也就成了“阿酷”了。

阿酷生在上海，从小就喜欢海洋。小时候，父亲带他到长风公园放过船模。小学二年级时有幸进入中福会少年宫“三模小组”学习。父亲给他买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中的“海洋世界”，他不知看了多少遍。在少年宫蒋老师的指导下，他学会看图纸制作航空模型。同时，也喜欢航海模型的制作。他制作的潜水艇和快艇模型，在比赛中还获过二等奖。

高考时，阿酷如愿考取上海交大船舶系。四年的学习让他对船舶和海洋工程的理论和实际都有了一定了解。毕业后，阿酷进入一家知名海事单位，接触到许多国际先进的船舶和相关法规。五年后，阿酷毅然离职，和师傅一起创业。那几年恰是造船业的辉煌时期，阿酷和师傅以及同伴们一起设

计、制造了近百艘货船、油船、化学品船等，受到国内外商船船东的欢迎。

2010年，阿酷带家人去普吉岛旅游，租了一条私人游艇，第一次穿上潜水服。戴着面镜，背着气瓶，脚上套着脚蹼下潜到20米左右的海下。那种感觉就像自己变成了一条鱼，心旷神怡，特别自由自在和宁静。美丽的珊瑚、大大小小形态、颜色各异的鱼在身边穿梭而过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，酷呆了，妙极了。

回上海以后，经过市场调研，阿酷有了一个想法：扬己所长，自己设计一条不同于一般游艇的专业潜水船，同时开展休闲潜水设备的供应和培训工作……不久前，我见到了阿酷，圆圆稍带黝黑的脸，

时尚

和季节一起

萱萱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